

苦 果

上海世界新聞社發行

序

「苦果」是一篇舊作，屈指算來，如今已是三十個年頭了。這三十年中，不但河山易色，國家起了無窮的變化，個人身世也有許多波折。回想三十年前寫這篇東西的情景和當時的環境，真有人間何世之感！

關於這篇東西，我當時還寫了一篇短短的代序，正文尚未發表前，這篇序却先在苦果雜誌上發表了。在序裏，我給牠添上了一層「桃色的衣裳」，其實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。這篇「苦果」的本身便是一顆很苦的果子。

那是某一年的夏天，我在湖南目擊一個時代的大轉變，飽受了許多虛驚，回到北平，仍然住在那所謂「園子裏」。湖南在屢經喪亂之後，元氣大傷，許多在外省求學的湖南學生，陸續兌不通及家庭中落的緣故，過一種極窮苦的生活，那時的苦況，我想曾經領受過的人，大概遠不會忘記。我那年不但手中沒一個錢，而且「園子裏」正起了易長的風潮，我面前途也飄搖不定。一面憂下年求學的费用，一面又要受「園子裏」許多人的冷潮熱罵。在這樣夾攻的陣勢中，我動手寫「苦果」，想以「苦果」的物質代價，來解決下年的求學費用，想阻嚼「苦果」，來躲避那班人的兇焰。

「苦果」寫成了，但我的計劃却大大失敗。書太長，沒人肯出錢收買；有人願意出錢了，却又嫌牠太不時髦，沒有加上「普羅」的油漆。敵人呢，把退讓誤認爲懦弱，越發欺上眉

毛茨兒上來了，甚重要趕我們出園子去。那園子裏的頭兒在今日雖另管了一個新園子，而且還在拉攏我們一班所謂溜子」們去替他捧場，但在當年却專門助長那班人的勢焰，來打落水狗！

然而，患難中却也不無朋友，「園子裏」究也還有許多不屬於這一類的人。我得特別感激的是一位 I 先生，他願意把我的「苦果」介紹他哥哥辦的書店，而且替預支了點版稅。後來書店關了門，書未印成，但他對我這份好意，我是始終不會忘記的。此外有 C 先生肯替我題封面，Y 先生作了一篇序，（雖然這序在那時付印中遺失了。）及其他許多朋友給我的指正和鼓勵，我是始終感謝的。

這書雖然以所謂「那個非常時代」作背景，但我祇想寫我所要寫的故事，並不想寫那個時代。如果有人誤認作「忠實信徒」，或罵為「反革命」，那是他自己的眼鏡沒有除下。在我却決不會受寵若驚，也不會有臣罪當誅之感。預先聲明，以免失望。

但初寫這書的時候，我對那由南而北的新的發展，却確實抱着無窮的希望，胸中也懷着滿腔的同情。湘居一年中，我於一晚之間，眼看國旗的顏色由五個變成三個，我目觀民衆勢力的興起但我也目觀興起的民衆作了許多蠢事。我眼看一班人殘殺了某一班人，過了些使，這一班人又被另一班人殘殺。這殘忍，在無論那一階級當權的時候，都發揮得極其盡致。他們幕中人也許以為這樣的報復，是頂痛快頂盡職的事，但在我這旁觀者看來，總覺得有點不慣。把流血看做一件不得已的事，不好麼？何必做得那樣過分，視為快意之舉！同時我也看

見許多人把入血寫成一時虛名，把頭顱堆作了自己的財產，在許多好看的佈景前，演盡了人間的醜劇。局面換了好幾回，口號也改了不知若干次，但這種慘事與醜劇却始終在搬演。因此我不祇對某一種人懷疑，同時也覺得人類有點靠不住。人也許根本就是那麼一種胎裏壞的動物，日光底下不果有最鮮事，老狗教不出新的把戲來，要想過一種合乎理想的生活，除非上帝另鑄模型，把人類重新造過一次。

「人」這東西實在可憐極了，醜劇永遠的演下去，入血永遠的塗在地上。這三十年中，使我有機會在另一個國度裏住了些時日，接觸了另一種人的生活，雖然外表上與我們有程度之差，但生活的裏面藏着的是一樣的東西。人類常作的蠢事，他們也一點不缺少，人間的慘劇，也照舊在那裏一幕一幕地搬演。

有人對這個覺得失望了，可憐別人，也可憐自己，和「苦果」中的仁僧取同一的途徑，把自己的生命不當作東西來踐，匆匆地完結一生。位有人明知其不可為，明知其是一件不易的工作，却一心地朝羞自己的正當目標走，擔當着上帝應做的工作，那一股熱忱，那一股勇氣，是值得欽敬的。人類的歷史如果有半頁值得記憶的，不就是用這些人的名字填成的麼？

未了，讓我借這個機會，謝謝題封面的朱佩弦先生，並謝謝大公報的胡政之先生，及南開大學的何淬簾柳無忌二位先生，沒有他們，我這部「苦果」也許仍然雜在行笥中，無由呈獻到讀者的眼前。

苦
的
結
果

使人讀後同情悽慘欲涕

內
容
緊
張

凡是話劇電影無與倫比

一個初夏的早上，紅日還在嶺後掙扎，天空佈滿了遊雲，一條由鄉村往縣城去的白麻石的路上，有一乘涼篷轎子在一顛一顛地移動，兩個轎夫的脚步隨着轎子顫動的節奏；在麻石上交互地踏着。路旁長得齊腿高的蒿草，有好些橫亘在路上，草尖尚未乾透的露珠，把轎夫們的草鞋和裹腿都弄濕了。路上異常清靜，只有兩旁竹林中的小鳥啁啾，此外，就只有轎夫們的草鞋踏在麻石上發出來的沙沙之聲了。「唯，三哥，你那脚步一下子怎麼常是換？我看你那右拐莫不是傷了嗎？」一個瘦的轎夫問。「沒有甚麼傷。」前面那黑個的轎夫回答，肩頭一歪，壓在左肩上的轎槓移到右邊。「前回抬王冲七太爺下縣，右脚着了一根刺，傷口爛到昨天才好，走起路來總是拐東拐西的，不是我張三逞英雄，這點路總是走得動的。」「那個又不曉得你三哥脚健？不然的話，我們五太太就不會找你來抬轎了。」「哪，那年子你們仁少爺出門到外洋去，也是我抬的轎咧。」「喂，三哥，我說我們歇息一會子好不？前面不就是冬嫂子的茶舖子？」「黑個轎夫又換了一下肩。他抬頭向前望去，那嶺後的叢林中露出一棟茅屋的屋角，一股炊烟裊裊地浮了出來，便說：『你總是捨不得冬嫂子，這狐狸精。』」「莫要笑話，我的三哥，我至不爭氣，也不爲狐狸精迷住了，我們銀塘的嫂子不比她好得多！老實說，今天五太太一早催我起來，弄了飯，就要我打轎接仁少爺，黑烏天光起來，那裏吃得進飯？這時肚子裏餓不過了，不再加點口糧進去，怕不會把肚皮倒貼起！」「五太太想仁少爺

這幾年也想苦了，天天等信，要是有一個月不來信，就到我那隔壁張公廟同下，張公老爺面前許的香要是積起來，開得一個小香舖子了。」『哼，你還沒看見她在屋裏的樣子咧，少爺不回信，連我做的菜味道都不好了。這也難怪她，千担禾種一根秧，仁少爺又沒有三兄四弟，怎叫她不關心？』『我就不曉得仁少爺是甚麼道理？家理放着好田地大屋子不享福，偏出遠門到外洋，你說他不想家吧，那年子我抬他出門，又哭得眼淚巴巴的。』『你那裏曉得，外洋才好玩哩，有洋婆子。保不住仁少爺今天會帶一個洋婆子回來哩。』他們一邊說，一邊走，已經越過了嶺，到了芽亭了。一個穿漂白竹布的女人正跪在亭旁洗衣服，舉起搥槌一下下拍，拍得泡沫四濺，胸前兩個圓東西隨着搥槌顫動，頭上一朵野花也在鬢旁顫來顫去。瘦個轎夫見了，禁不住怪叫一聲：『噓——呵——』『噫，你們兩隻鬼來了！』那女人聽了，忙把搥槌拋下一邊，站了起來，媚笑地向着他們說。『甚麼事這早就下縣去？』『大清早起，總是鬼鬼的。』瘦個轎夫裝做生氣的樣子說。『再要叫鬼，看我收拾你。』『我們是鬼，走吧，別處去歇腳，』黑個轎夫故意催着要走。『你們這班精靈，好，不是鬼，我的好王司務，好張三爺。』她笑着說，扯衣角把手來擦。『我替你們泡茶去。』『要你的私房茶葉呀。』王司務放下了轎子說。『十個金錢餅，六塊發餅，要新鮮的。』『哎，我的大爺們，我還能拿陳的給你們吃。』她笑着走了。兩人把轎子放在一邊，在茶亭左角的一張桌子旁坐下。張三爺從身上取出烟盒子，抱起桌上的水烟筒就吸，王司務不吸烟，眼望着屋裏泡茶的女人。『你們到底到縣裏去接那一個？』她從裏面端出兩碗茶來，笑嘻嘻的放在桌上。『還不

是接客，你問他做甚麼？」張三爺從鼻孔裏吐出兩道烟來，緩緩地說。「接是接客呀，她反身從窗戶裏托出兩盤餅子來，放在王司務面前，「接那一客哪？」「接仁少爺。」王司務咬了一口發餅，喝了一口熟茶。「陳茶，冬嫂子，陳茶，一定是你老公昨夜喝剩的。」「我怕你碰了五四老官，莫怪我又說好話哪。」她生氣似的說，但掩不住嘴上的密笑，「好意泡細茶給你，反亂咬人。」「生甚麼無聊，我的嫂子。」王司務帶笑地說。「一定是冬哥昨晚服侍不週到了。」「爛舌根的！」她輕打了他一下，禁不住自己噗哧地笑了。「讓我幫你們作和吧。」張三爺的鼻孔裏又溜出了兩道青煙。「罰王老弟今天帶四兩絨線，要城裏劉太和的，好不好？」「那個要他的絨線。」「不然的話，我們仁少爺從外洋帶的洋把戲一定多，」王司務又咬了一口餅子，拉住了她的手臂，「我問他討一個把你，那還不好？」「少痴腳動手點。」她掙脫了他的手腕。「說正經話，不是聽說外國洋皇帝要招你們仁少爺做駙馬，他急病了嗎？」「那有的事。」王司務的發餅咬到第四個了。「起先我們太太也以爲是真的，後來少爺回了信，才知沒有那回事。病倒確實是病了，要不是病，今年還不會回來呢。」「記得仁少爺去外洋正是我娘做五十歲的那一年，如今又是五年了。」她像有所感觸地說。「日子過得快，仁少爺也虧他，竟不想家。」「想家做甚麼用？人家又沒有婆娘。」王司務說。「那一個像你這樣。」張三爺的紙煤子燒完了。「天天想冬嫂子。」「想我做甚麼呀，我們老人家。」她媚笑的說：從桌上拿了一根紙煤子遞給張三爺。「想嗎，要想好看的姑娘們，他那會想我？」「我倒要看你的嘴是甚麼快鐵打的。」王司務他把桌上的餅吃完了，站起來說。

嫂子你新打得好草鞋沒有，我腳上的連後跟都磨穿了。」「房裏樓上小掛得有？」他向裏一努嘴。「自己去挑哪。」「你得跟我去，我曉得在那一根樑上哩？要是床上掉了甚麼，又要同我「打油和」了！」「那個跟你打過油和？我倒要問你！」她本來起身往房裏走的，却又停住了腳。「害人的」「好冬嫂子，饒恕他一次吧。」張三爺的烟已吸足了，但還是不願意把水煙筒放在桌上。「跟我走哇！」冬嫂子向王司務瞋一眼，身子像風擺柳一般，往裏走，王司務也跟進去了。張三爺不耐煩似地把水煙筒放在桌上，起身含了水噴在兩頭的轎槓上，又把轎子更綑緊了一點，腳上草鞋也噴了一些水。抬頭見日頭升了許多，亭外的松樹影子竟拖到了亭子中間，王司務還沒出來，他有點急了。「草鞋挑好了沒？」他高聲地叫。「天不早了，日頭一出，路上又得出身大汗，還不趁涼！」就出來，快挑好了。「裏面的應聲。過了一會，兩人笑着走了出來，王司務的腳上換了一雙用新藍麻繩扎着的草鞋，冬嫂子頭上的野花都只剩下一根梗兒斜橫在鬢旁了。他們抬起轎子又望前走，王司務出了茶亭，回頭望了許多次。冬嫂子斜倚着茶亭的柱子遠遠地目送着他們，直到那乘轎子慢慢地消失在天外青蒼的叢林裏，她才回來收拾桌子上的東西。一會她又跪在亭旁洗她的衣服，但沒以前那麼有勁，無力地舉起搥搥搥衣服，拍拍的響聲，遲緩而且輕長，與亭外的鷄聲遙相應和。

一一

太陽一天從東到西走累了，躲在山後吐他的殘喘，明月高懸在天空，但還沒有清輝照到

人間，小鳥兒在枝頭唧唧喳喳地爭牠們的宿地，晚風陣陣地自南吹來，把廬家門前塘裏的荷葉吹得向北偏倒。一陣陣的荷香順風從對面送來，細悠悠的清清爽爽的耐人尋味。廬家門前的場子用水灑得一片濕，門前擺着好幾把靠椅，坐着好幾個人。當中那位頭髮已白了一半，口含着旱煙袋的，便是盧五太太，她絮絮地和坐在她對面的一個青年談話，青年的臉是瘦小的，頭髮留得很长，蓬鬆在頭上，口含着烟捲，眼望着荷塘，默默地聽五太太的談話。『唉，又是五年了。』五太太敲去了烟斗裏的殘灰，裝上了一斗煙絲。『過起來快是快，你如今也是大人了。唉，五年，我那一時那一刻不在想你。當初我拗你不過，只好放你去，年年寫信要你回，你又總不回，到如今弄得黃皮寡柳，中華人那能長住在外洋咧。』『外洋也並不是不能住的地方，娘。』青年微嘆了一口氣。『不過我如今不宜住在那裏罷了。』『是呀，我們中華人是火性，洋人是水性，水火怎麼合得來？』五太太卸下了旱煙袋，吐了一口痰。『我們銀塘的風水是火主事，更不宜住外洋。你祇說你病了，到底是甚麼病？仔細說給我聽。也好請郎中先生看一看。』『我這病原沒有甚麼，只要休養。』青年眼望着荷塘說。這時明月已吐出了她的光輝，照得大地瑩澈，遠處樹蔭裏有幾點螢火亂飛。『醫生說是肺病，幸喜還只到第一期，治了三個多月，不見好也不見壞。醫生勸我回國休養，多吃牛奶雞蛋，一年半就會好的。』『牛奶鄉下沒有，雞蛋倒是有的。』五太太忽回頭向站在後面的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女人說：『劉大娘。聽見沒有？日後屋裏鷄婆生了蛋，莫再做菜了，留給仁少爺吃。做菜另到外面去買，外面的蛋那有家裏的那麼好那麼新鮮啊，仁兒，你說是不是？』『娘的話

一點也不錯，外面的東西都不及自己家裏的好。法國的地方我也看得不少。終歸還是不及我們自己的。」「仁僧真是在外面跑的人，講話有見識。」坐在一旁，久未得着機會插嘴的雲姨媽也說話了，她的門牙掉了兩個，說話時嘴裏老不關風。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，外面真是不及家裏好。」「姨媽的話固屬不錯，外面却也有外面的好處，不過，」青年又微嘆了一聲，「我是再也不願出去了，一輩子再也不去法國了。」「那樣才是好孩子。」五太太聽了很高興。「本來家裏不愁穿，又不愁吃，出去做甚麼？好好守着這一份家業，你老子在九泉下也是安心的。並且我已是風前的燭瓦上的霜，曉得又能活幾年囉，我只生你兄妹兩個。」下半年仁僧討一個好奶奶，明年你添一個孫子。」雲姨媽笑着說。「你的福氣就大了，也不枉支持這十多年門戶的一番苦節。」青年又微嘆了一聲，沒說甚麼。「我只等他兄妹娶的娶了，嫁的嫁了，」五太太又裝上了一袋旱煙，吸得更起勁。「我的事業已完，我就可以安心撒手去了。」「呵，娘，我回來忙着說那些說這些，竟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了。」青年像猛然想起似地說。「在縣裏慈山中學見了榆妹，她們快考試了，二十左右可以到家。她說三叔公家裏那盆玉蘭花，你老人家如果要，就早點告訴她，她好放在轎裏帶回。」五太太正要答話，忽然牆角裏有一個黑影一晃，接着狗便咬了起來。劉大娘趕去打開了狗。五太太把煙袋放在一邊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是我，五太太。」黑影回答說。「是張三爺嗎？」王司務聞聲從屋裏跑了出來。「張三爺來接轎錢的。」劉大娘說。「泡碗茶把張三爺吃，王司務。」五太太說。「請坐吧，轎錢是怎麼算的？」「那不隨你五太太把就是，五太太又不是傭二」

個，我難道還做價錢講？」張三爺站在場中，右手撐着腰說。「不是這麼說法，」五太太裝上一袋旱煙，「你得說個數目，我才好給錢。」「你老人家照上次送榆小姐下縣的樣給就行了。」「王司務，上次送榆小姐是多少錢？」「上次送榆小姐是——」王司務停了一停，「是三吊四百錢。」「拿四吊錢把他罷。」青年靠在椅上說。「張三爺的腳倒還是和往年一樣的健勇。」「不健沒有法，仁少爺，屋裏大大小小要飯吃，窮人子腳不健，那能行？」劉大娘從裏面捧出四包銅子來，張三爺接着，道了謝，剛要走，王司務忽然說：「張三爺，我送你一程罷，狗又惡，路又黑，你不看天上的月亮被一塊烏雲遮得密不透風了嗎？前面那松林子裏近來又鬧鬼咧。」「張三爺一聲不做，頭也不回地向前走，王司務緊緊跟在後面。兩人唧唧噥噥地，漸漸消失在黑暗裏。一時一口狂風吹了過來，帶得場中的砂石亂舞，天上的黑雲散開，遮滿了天空，閃電在空中時亮時隱，樹枝搖擺個不停，驚得宿鳥飛鳴不住。眼見大雷雨將要降臨，五太太快往屋子裏走，劉大娘急忙收拾場中的椅凳。嘩咧咧的大雨果然下了，一種泥土的氣息充滿了屋內。大概過了一點多鐘的光景，才雨停風止，天氣又變成清明。明月高懸在洗過的天空，更顯得新鮮光采，荷葉上的雨點在月光裏照得如萬顆明珠。光芒四射，空氣異常陰涼。王司務喝得醉醺醺的，從遠遠的田坎上，高唱着山歌回來。他走到盧家的大門時，山歌已唱到送情郎最後的一節了：送情郎，到橋頭，二人挽手望水流，水流長江歸大海，露水夫妻不到頭。

天還未大亮的時候，仁僧給村雞叫醒了，屋外鳥聲也唧唧個不休。一種野花的香味，順風送到帳內來。他揭開帳子一望，桌上還有一隻膽青碎磁瓶，瓶上插着許多紅的黃的白的不知名的花，正中一朵半開的紅蓮，斜插在羣花之巔，像是剛摘下來的樣子，上面還帶着露珠。他仔細打量了這屋子一會，四壁是剛粉過的，白得無絲毫塵跡。本來是紙糊的窗子，現在新換上了玻璃。香几上安着的石屏和珊瑚架子，仍是和以前父親做書房時一模一樣。靠西邊書架上尚是空着，自己的行李亂堆在一邊。他看窗外的竹影尚未進來，知道天氣還早，又縮身到榻內，想再睡一會。但無論如何，總是睡不着。思潮不住地在腦內起伏，往事一幕一幕的展開。他記得小時在這書房裏，父親教他識字，教他做詩。日後去省城念書時，假期歸來，父親又教他怎樣的做人，怎樣地處世。深更寒夜，父子們在這書房裏圍爐高談，直談到雞鳴還不肯去安歇。父親又怎地勉勵他將來做一番事業，時常拿些古時的人物給他做榜樣。父親會懇切地告訴他，自己深惜早生了四十年，未能受科學的洗禮，雖然中了甚麼舉人，那能發展平生的志願？臨死還堅囑家人，無論如何要使他到外國受一點教育。要不是父親有這句遺言，母親是決不會許他遠適異國的。而今父親在黃土內睡了將近十年，屍骨怕早已成灰了。自己海外留學五年，不但一事無成，依然故我，精神上反弄得百孔千瘡，抱病回國。這恐怕不是父親決意要送自己出洋的本意罷？想到這裏，他覺得萬分對不起自己的父親，他的眼淚

滾到枕上。他覺得腦子裏一陣熱漲，頭顱沉重了起來，額前微微有點冷汗，心頭一陣劇痛，喉間奇癢，咳了一聲，一塊甜膩的東西吐在手巾上，他深深嘆了一口氣。他靜中又想起了五年來在法國的經過。初到法國時，住在巴黎一個鄉下，自己是如何努力學問，博得大學裏教授們的好評。一年後搬到了城市，城市的繁華迷眩他的天真。妓館酒樓裏的沉湎，女人的幻影的追逐，浪漫的肉的生活，使他墮入了黑暗地獄的十八層。後來遇到了他的想像中的女人，一個同校同班的中法混血的人。他把整個的心獻給她。爲她，他收拾起了他的放浪生活，他從地獄裏升到了天堂，他比以前更努力於他的學問，她也爲他歡喜。在預備考博士的那年，他和她訂了婚約。但在快要得博士的那一年，出乎意外地她竟棄了他竟委身於他的情敵。他竭盡全力想挽回這惡劣的命運，但命運像是生鐵鑄就的，再也不能改移。從茲他又墮入了深淵，精神和身體的健康一同衰敗，幾回自殺不成，被關在精神病院有一年多。要不是好朋友們的調護，他幾乎葬身異國。而今落得一身病回到故鄉，眼見此生半成殘廢。他想到這裏，心中一膩，又吐出一口帶血的痰。受了這次重的創傷以後，他在回國前發誓不再戀愛任何女子。他認定戀愛只是空虛，『美滿』是當時的空虛，『美滿』是事後的空虛，予人以苦惱不會兩樣。他打算回國養好了病，從文學上尋求自己的生命。但他仍忘記不了那女人，那確是一個聰明秀麗的女郎，她的遺傳中兼有中法兩國的美質。她有法國女人的活潑秀麗的風致，她有中國女人的溫柔閒靜的美德，他不惜爲甚麼那樣一個好女子，上帝却不爲她一個固定的心？他在沉思，腦子裏昏昏地。忽然有一隻手觸在他的額上，他反過臉來，才知他母親不知甚

麼時候含煙袋走了進來，揭開了他的帳子。「怎麼樣。早上有點發熱。」他慈靜地，望着他說：「手仍是按在額上。」請郎中先生來看看，怕不是路上受了熱，加了病？」不要緊，娘。」他苦笑了一聲。「一點熱不妨事。娘，你還沒見我在外國時發熱發燒咧，如今算是好得多了。」「我在上房裏昨晚聽得你總是咳嗽。」五太太敲去了烟袋靠的烟灰。「一定是沒睡好，今早的臉色比昨天更淡白了。」「不，我睡得很好。」他想坐起來，但五太太按住他，不許他起來。「咳嗽也是常有的，那不要緊。娘，你放心。」「好好的再躺一會罷。」五太太站了起來說。「過一會我叫他沖雞蛋給你吃，桂圓早在飯鍋裏蒸好了。」他沒有說話，望着他母親苦笑了笑。「這桌上的花香不香？」五太太走到桌前把那枝斜插着的蓮花扶正了。「你小時喜歡花，你又寫信告訴外國人頂愛鮮花，今天我早就教劉大娘摘了這一大瓶。蓮花朵上帶着的露珠還未乾，我教她就送到這屋子裏來了。人聞着，也吸一點清晨的爽氣，是極有益病人的。」好極了，我頂喜歡這些花，顏色又配得好。」「君是好看，到底是野生的。她早上摘的盡是野花，藥子太多，花梗又不長，我看太不配這碎磁古瓶了，才教她摘了一枝蓮花插在中間，這才相稱了。」她手拈着花又聞了聞。「蓮花的香與野花不同，又清爽又香得遠，不比野花那麼濃，薰得人頭悶，我們家塘裏的更是不同。」她見仁僧沒有說話，回頭看見帳子有半幅掀開在床上，反身把帳子輕輕放好，隔帳見仁僧像是要睡的樣子。她裝上了一袋早煙，呼呼地吸完，才走了出去。仁僧隔帳子望着他母親走出了門外，又望了望桌上的蓮花，一團粉紅的顏色從帳外模糊地傳入了他的眼簾，同時髮髻一股淡遠的清香送入他

的鼻內。不久他便陶醉在濃烈的野花香味裏，呼呼地入了夢之王國。

四

仁僧臥在床土已有五天了。他的病雖不算怎麼利害，但每天要燒兩回，老是咳嗽，四肢沒有氣力，加以路上的疲勞尚未恢復，一直躺在床土，沒有起來——他母親也不許他起來。母親算是頂着急了，想請醫生來看病，仁僧又不相信中醫，弄了藥方給他，他也不肯吞服。她平時最信服的神方，更不用說，爲她兒子所拒絕了。問他覺得怎樣？好些沒有？他總是回答說：「不要緊，休養幾天就會好，在外國常是這樣的。」但慈母的心究竟不是這幾句空話所能安慰的，她要看着她兒子不發燒，不咳嗽，和剛回來那一天一樣，她才安心。她自己勸仁僧服郎中先生的藥也不止一次了，但仁僧總是委婉的拒絕，她只好教雲娘媽去試試。這是雲娘媽第二次勸他服中國藥了，她坐在他床前，告訴他某家幾少爺病得垂危，是某先生一劑藥救轉來的，某人得了終身痼疾，是用幾種極不值錢的丹方治好的，最後她的結論說：「你莫說中國藥不中用，有時治起病來，是飛靈的，不信，你就試試看。」他不再向他解釋，說這病本來如此，只要休養，吃藥是沒用的話。他知道老太婆的信條是病了要吃藥，解釋也沒用處。像聽故事一樣，他靜靜地聽她滔滔地說個不絕。窗外的竹影映在花紙上，他一面聽他那時時從不關風的牙縫裏發出來的嘶嘶之聲，一面注視那朵已開放的紅蓮，覺得別有一種說不出意味。忽然大門外狗咬，人聲也嘈雜起來，不久似乎有人從遠處跑來，口裏嚷，「仁哥呢

「仁哥又病了嗎？」「聽，不是榆姑娘回來了。」雲姨媽忙站了起來說。推門進來的果是仁僧的妹妹淑榆，她穿着白衣青裙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臉上微微有點汗痕。她一進來，看見雲姨媽在旁邊，便說：「呵，姨媽也在這裏，姨媽幾時來的？」她不等她姨媽回答，忙又問仁僧：「仁哥，你那天在縣裏看我，不還是好好的嗎？怎麼又病了？」「沒有甚麼，第一兩天就好了。」仁僧靠在枕上望着妹妹說。「想不到你今天就回來了。考完了嗎？」「昨天剛考完。」她從口袋裏取出手帕拭去額前的汗珠。「恰好竹師從省裏放暑假回來我便和舅舅說了一聲，邀她同來了。」「竹妹也同來了嗎？」仁僧用肘撐起了半個身子問。「來，正在堂屋裏和母親談話哩。」她轉身就向外跑。「我去叫她來。」仁僧想止住她，但已來不及，她早走出房外了。仁僧躺下，向站在旁邊的雲姨媽笑了笑，說：「榆妹大人了，還是小孩時的脾氣，彈彈跳跳，說甚麼就做甚麼。」「也難怪。」雲姨媽也笑了笑，「還祇有十七歲哩。」仁僧正和雲姨媽站着，淑榆已帶了竹紋進來。她比淑榆略高一點，頭髮剪得短短的攬在一旁，深黑的眸子閃動有光，瓜子形的臉，小嘴略略向上翹，紅得較桌上的蓮花還鮮艷。白綢旗袍披在身上，飄飄的，全身秀美的輪廓都顯露了出來。白潤修長的手中執着一把小巧的象牙骨的扇子，輕遮在胸前，走路時格外顯得溫文閒雅。她進房來見了仁僧，眼珠轉了一轉。臉上現出微笑，站在桌前，緩緩地說：「大哥，又是幾年沒見面了。」「呵，竹妹，真是，又是幾年丁。」仁僧感覺得幾年的變化真大，沒想到五年闊別的表妹竟出落得這樣美麗。「到省城本來想去看看妹妹的，因為趕早班船，就來不及了。」「你還是躺着好，不要起來。」她見仁